

美国生活纪实

●京华出版社

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

There is no free lunch here

美国生活纪实

侯 宁 著

京 华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215号

责任编辑：金 辉

装帧设计：崔友利

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

侯 宁 著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20北京朝阳区工体西里5号楼7门1层)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 6.5印张 135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80600-011-9

I·1

定价：4.80元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热”方兴未艾。中国人了解外面的世界；青年人则更希望自己能走出国门，到五大洲中去闯荡和奋斗。因此，海外的一切都吸引着国人的注意。对于大洋彼岸的美国，那个花花世界，大家更是充满了好奇和想象。

近几年来，我有机会赴美。在那儿，我生活了不短的一段时间，且又横跨美国东、西部，走过不少城市；耳闻目睹了众多的海外“奇闻”。现在，我就向读者们讲述那一个个发生在异国他乡里的真实故事。

文中的具体地点和人物的真实姓名均已隐去，如若情节雷同，纯属偶然。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	1
	纽约到了——异国他乡.....	1
	行李车的风波.....	3
	第一次付小费——四块美金.....	5
	“小姐，我送给你一句话。”.....	7
第二章	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潮	9
	行路难吗？.....	9
	飞跑的汽车，争分夺秒.....	13
	巴士(Bus)站在哪儿？.....	16
	难以置信的纽约地铁.....	21
第三章	小何，你好吗？	23
	心肠特好的大厨.....	23
	但愿常醉不愿醒.....	27
第四章	百老汇××××号	34
	奇特的“公寓大楼”.....	34
	艰难的时日.....	37
	房东密斯特王.....	46
第五章	难忘的宴宾楼	50
	后厨房里只有五个人.....	50

	快！快！快！	53
	“请不要问我的中文姓名吧！”	58
第六章	“午餐”的代价	62
	高跟鞋塞在小汽车里	62
	“女儿也不该穿妈妈的衣服！”	65
	职业介绍和咨询处里的长蛇阵	68
	“这两块钱是妈妈给我的工钱。”	71
	“每周我都要去找心理医生。”	76
	钱太太的故事	80
第七章	钱	87
	“可爱的”黄小姐	87
	富商、教授及其人生价值	93
第八章	地狱？天堂？	97
	桑塔摩尼卡的迷人夜色	97
	商业区的行乞者	101
	金都旅馆门前的卖报翁	106
	热闹的唐人街	112
	举世闻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117
第九章	洛杉矶的女房地产商	122
	意外做了保姆——初识章晓玲	122
	“生活需要成功，成功必须自信。”	127
	修理工？贵妇人？	132
	“只求达到目的，不择一切手段。”	139
	情人鲍勃	152
第十章	成功者的背后	163

	“长明灯”和铁博士.....	163
	“终于成了医学博士,那年我六十二岁。”.....	167
	赵太太的一天.....	174
	“我就比美国人聪明!”	180
	“不仅为了挣钱,更为了争气!”.....	184
第十一章	美国梦	192
	苦斗中的爱米小姐和画家不可知的未来.....	193
	“只有金子才能发光!”	199
	故乡远隔着重洋.....	201

第一章 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

纽约到了——异国他乡

穿过厚厚的云层，中国民航波音747客机缓缓飞行。机舱里一片安静。窗户的挡板全被打开了，窗外是辽阔的美国大地。所有乘客全都在向外看，那一串串灯光像珍珠一样镶嵌在高楼、尖塔和马路上。啊！这就是美国！当今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本次航班的终点纽约市就要到了。飞机将于十分钟后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降落。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同时也请清理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空中小姐悦耳、轻柔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纽约，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就要到了……

“嗡嗡”，飞机巨大的声浪掩盖了旅客中刚才发生的小小骚动。我呆呆地望着窗外，思绪万千。我终于来到了美国。这不是我向往已久的事吗？可是，美国到底什么样子？好还是不好？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故乡已远隔我万里之外了，眼前的

可是异国他乡，猛地一阵紧张抓住了我的心。

“嘿！小姐，不，同志。你看我叫不惯‘小姐’这称呼。”我回头，原来是后面座位上的姚大娘在叫我。

“您就叫我‘小侯’吧，什么小姐不小姐的。”我笑着回答。

“你可得帮我取行李、拿东西。我连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要是我儿子不来，可咋办？”姚大娘是来探亲的，她儿子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他一定会来的，您放心吧！再说，咱们两人一起走，我帮您拿着包。”其实，我心里也没底。谁知道，美国是什么样？谁知道我的英文够用不够用？

姚大娘和我拿着旅行袋，背着提包穿过了圆拱形机舱门，走过一段甬道，来到了机场大厅。

眼前，一片眼花缭乱。只见不远处是行李发放处，前面聚积了一大群人。宽大的行李传送带飞快地运转，它把一件件行李送出，让人辨认。无人辨认的行李会一遍遍地出现，而且后面还不时地涌出一批又一批其它大大小小的箱子、旅行包等等。

在中国民航的行李发放处前围着多数是华人，但也有不少穿着航空公司制服的黑人和白人夹杂在其中。我一时没搞明白他们是干什么的。是监管行李的？不清楚。

整个大厅里人推着或拉着的行李车不停地穿梭来往，且又人声鼎沸。接人的或是被接的都在大声地问好，高兴地跳脚甚至于热烈的拥抱……真是热闹极了。

在出机场口的地方，我看见了好几个黑人女青年身着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在如此嘈杂、喧闹的环境中，一丝不苟地

对着乘客的行李票和拿走的行李。一大批、一大批留在机场口外的行李车被几个年轻的白人小伙子推了进来。在大厅的两个角落都有排列得整齐的行李车。

我一下子像被投入到美国繁忙紧张的社会之中。第一次看到了无论是哪个工作人员都是忙碌！忙碌！再忙碌！

抬头向外看，此时正是万家灯火。大小汽车如潮水一样川流不息。飞跑！飞跑！飞跑！纽约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旺盛的生命力。

行李车的风波

遗憾的是，在这刚刚下飞机的最初一刻里，接姚大娘的和接我的人都没到。我再三安慰着姚大娘，她的儿子一定会来，并向她保证，在她见到儿子以前，我一定不离开她。

我好说歹说，终于说服了姚大娘，请她一个人先站在行李发放处前，我好去找行李车，同时再三解释没有行李车，我们既无法放行李，更不能出机场，就是她儿子来了也没用。更何况，此时，行李传送带上已经出现了她的旅行袋和我的箱子。我把它们拎下来，请姚大娘先看着。千万别丢了，也千万别走开。至于行李传送带上有无我们另外的行李可以先不管。因为以后再拿也不迟。

好不容易交待完了这一切，我就去找行李车了。我走到一大排行李车面前，动手推车。没想到，怎么也推不动，心想，我真笨。可能是拉，于是我又使劲地去拉，还是不动，我气得使劲地用脚踢了好几下，刚好那时周围没人，所以谁也没看见。

这可怎么办？上哪儿找行李车？此时虽是九月，我却急得

满头大汗。忽然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辆空的行李车放在那儿，就赶紧跑过去，一下抓住了车把。正想推，心想先有一个也行，待会儿再找一个去。可是没想到，一位穿着航空公司制服的黑人小伙子走到我面前，很客气地用英语对我说：“小姐，请原谅，这辆车是他的。”接着他用手一指，只见一位年长的华人笑嘻嘻地向我走来。他和蔼地用国语对我说：

“小姐，这是我的行李车。”又指着那位黑人小伙子对我说：“他是帮我推行李的。”

我心想这老先生真好运，又找到了车，又有好心人帮忙，正想发问时，忽听老先生接着问我：“小姐，你是第一次来此地？还是第一次到美国？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刚刚从上海探亲回来。”

噢！原来是这样，我就对他说自己怎么推也推不动、拉也拉不动行李车。老先生听完哈哈大笑，“小姐，你必须交钱才能推动行李车。你身上有錢吗？不是中国的人民币，是美元。”

“交钱才能给车？交到哪儿？”我觉得真新鲜，因为那还是1986年。

“不用交到哪儿，你看，”老先生手一指，“那一排排行行李车，每辆上都有一个投币孔，你或是放硬币，或是放一美元纸币，车子就能推动了。”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用一辆行李车还需要钱！”我不禁小声嘟囔了一声。

“是啊，这是在美国，小姐！金钱万能啊！”老先生幽默地增加了一句。

花了两块钱，我终于找到两辆行李车，一手推一辆，一手

拉一辆就奔去找姚大娘了。

第一次付小费——四块美金

当我吃力而又高兴地推拉着行李车来到姚大娘的面前时，看见了一个个子不高、留着寸头的小伙子正在和大娘讲话。

姚大娘一看见我过来，立刻兴奋地对我说：“快过来，小侯。来来我介绍，这是我儿子。”

小伙子向我伸出手来，热情地说：“谢谢你一路上照顾我母亲。她是第一次出门，就出了一个大远门，真谢谢啊！”

“我没做什么，别客气！”

我赶快把行李车交给了小伙子，帮他一起放好了行李。由于小伙子晚上还有活动，所以他们必须尽快地赶回，姚大娘不得不和我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我看着自己拖着的一大堆行李：一个大箱子，一个满满的大旅行袋，还有一个小旅行袋，手中还有两个包，带这么多行李真是累赘！但也难说，一是有不少工作用的书和工具，另外，听说一美元值好几块人民币，谁不多带点东西好节省美元啊！

我犹豫为难地想，这么多行李推也难，拉也难，尤其是那个装书的大箱子，死沉死沉的，从传送带上拿下来，还是别人帮忙一起抬下来的呢！可怎么办呢？

忽然，一位年轻的黑人小伙子，高高大大的，身穿一身航空公司的制服，走到我的面前。

“请问，小姐，我能帮助你吗？”他的英语说得很慢，一定看出我是刚刚到达的中国人。

“那太好了，这些行李太重，我搬不动。”我用英语慢慢地回答。

“没问题，我来！”

“谢谢。”我真高兴。

他三下两下就把我所有行李搬上了行李车，然后慢慢地说：“走吧，OK！”

“好，谢谢！”我又一次致谢。

到了出机口，我拿出了行李票，经过年轻的女验票员的核实后，我们一同出了机场门口。我准备在这里等候高先生，他是定好来接我的。

“噢，小姐，又遇见了你。”没想到又碰见了刚才找行李时的那位华人老先生，他大声地用国语和我打招呼。

“真巧，和您一起等人，还有伴儿。”我挺高兴。

年轻的黑人将我的一件件行李顺序地拿下来，而且排得整整齐齐的。随后一手扶着车，望着我，没有走。

我忙说：“谢谢你。”他笑了笑，但还是没有走。

这时，那位老先生赶快走过来对我说：“小姐，你要付小费，快点！”

“小费，为什么？”我不明白。

“这是有偿服务。你先付钱，一会儿我再向你解释。这么多行李，你应该给四块美金。”

“四块？”我有点舍不得，但还是从钱包里拿出来了。

黑人小伙子接过了钱，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说：“谢谢，再见。”转身推着行李车走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付给人小费，竟是四块美金呢！

“小姐，我送给你一句话。”

这位陌生的华人老先生和我一起站在机场出口的台阶上，面前是奔来跑去的小汽车，远处只见灯火辉煌，那大概就是纽约的市郊了吧！我睁大了眼睛看着那急急来，又匆匆去的行人，也看着那开来又驶去的汽车。美国啊，我对你一点也不了解。

老先生手里点燃了一根香烟，慢悠悠地对我说：“小姐，你一定在想美国好还是不好，对吗？”

“是啊！我一点也不了解。连为什么给什么小费也不懂啊！要不是您在，我真会闹笑话。”

“慢慢地你会懂的。我先告诉你什么是小费。”

“我想刚才那个人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吧？挣工资，为什么还要钱？”我挺不高兴。

“不，他们是搬运工。告诉你，在美国凡是搞服务工作的，都有小费。餐馆里的服务员，搬运工人，理发师以及出租车的司机等等，凡是为你服务的，你都应该给小费。而给的多少是以服务的优劣来定。刚才你的行李很多，人家给你搬上车，又推出来，又拿下车，放好在这里，就应该给人家报酬。”

“那么，在美国做什么事都可以挣到钱了？”我很惊奇。

“是的，在美国，不论做什么，只要是有用的、有效的就会有报酬。”

“那人人都会有工作。”我很感兴趣。

“那可不一定了，人家比你干得好，干得快，有成效，自然，老板就请他不用你。为了生存，这里竞争得十分激烈！”

“是吗？那么，漂亮的别墅、豪华的住宅，气派的小汽车，都是谁的？美国人不是十分富有吗？”

老先生默默地掐灭了烟卷，慢慢地抬起头来，望着布满繁星的夜空，悠悠地说：

“小姐，是啊，美国有的人很富有，但这一切都必须有代价。我送给你一句话，你好像会点英文吧？”

我点点头。

“请你听着，我慢慢说：There is no free lunch here。你听懂了吗？要不，我再重复一遍。”

“不，不用了，我听清楚了，可是不大明白，什么叫做这里没有白吃的午饭呢？”我翻译着。

“对，但这句话应该译成‘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更好。”老先生耐心地向我解释着，然后又说：“你明白这句话的含意吗？”

“我……”我找不出合适的词来。

老先生笑了。“还是我说吧，我的体会太多了。这就是说，午餐有，但决不能白给，决不会免费送给你，需要你去干，去斗，去拼！……”

“小侯，我来了。”忽然老高的喊声打断了老先生的话。只见老高手拿一把汽车钥匙，快步跑过来。

“先生，再见。我真谢谢您，是您给我上了到美国后的第一课。”我向老先生辞行。

“哪里话，再见，小姐。请记住我的话，祝你好运！”

第二章 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潮

行路难吗？

在美国，行路难吗？华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一些人，尤其是年龄大的人，认为在美国有大三难。他（她）们常常摇着头，伤心地说：“在这儿我们是残疾人。一是不会走路（指不会开车），二是哑巴（指不会讲英语），三是聋子（指听不懂英语）。”看来，不会开车，确实是行路难呵！而另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却说，在美国学开车很容易，小汽车自动化程度高，车上没有变速挡，学不了几天就能开，道路也平坦，行人很少，再加上买个旧车也不太贵。所以，许多亲友去美国有个一年半载的，给家里寄张照片回来，多数青年人都靠在小轿车旁边摆个姿势。言外之意，瞧，我有汽车了，多神气！

是啊，在美国开上汽车不难，可也不是像想象或传闻那么容易。我在洛杉矶认识一位从哈尔滨来的女教师，四十岁左右。她叫Lusy（鲁茜），她说：“我在到美国后有两个难题，一是语言，二是交通。”我问她哪个容易解决？她说，开车好办，前后

学了一个星期。我说：“真速度呵！你在国内是运动员吗？”她笑了，“运动员？我在国内连自行车都不会骑，美国汽车好学呵？”是啊，美国到处都有汽车驾校，备有汽车和教练，五光十色的广告写着什么“保教，保会，保拿到驾照”等等，价钱也不一，反正不便宜，一期四周 500 美元或 600 美元不一。教得如何，就因地、因校而异了。听朋友讲，有的学校满负责，按时按点上课，试开，还备有中国人当翻译。不过，有的驾校歪门邪道也挺多的。交了钱不去学，或者不太会开，甚至根本不会开，一样能走后门给你一份 drive lesson(即驾照)。

一个叫爱米的朋友，有一次在洛杉矶和我大谈其领驾照的事。她到美国已经三年了，根本不会开车，也没学过，可是却已有了驾照。我问她：“哪来的？”她理直气壮地说：“花钱买的呗！”我一打听，还真是从汽车驾校里通过交通部门拿到的。不过，即或有了驾驶执照，爱米也没开车，一是她不会开，不敢拿性命开玩笑，二是没买车。所以有了驾照也没用。不过，这里我就想起，在国内，大家常抱怨，社会风气不好，后门太多了等等。当我说美国也一样，不正之风也猖獗时，有的人就瞪大眼睛说：“真的吗？美国也这样？”是的，不正之风哪儿都有，这可是全球性的。

多数中国人是不进驾校的，不想花那笔培训费。同学朋友间借辆车，练习练习，然后就能上大街了。有的人学得还特快。在维吉尼亚 Virginia，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中年画家冯君，四十多岁，一米七九的个子，来美国前连 ABC 都不会，所以到美国两个月了，还是只会说：“Yes”和“No”。但开车学得特快，大概是个子高，力气大。有一次他借了一位华人卢先